

西岐大战



西岐大战

魏文新 改写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英民

封面、插图：张文学

封面题字：赫福录

西 岐 大 战

魏 文 新 改 写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32 6.75印张 143,000字 印数：1—23,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66·78 定价：0.98元

目 录

第 一 回	闻太师点将伐周 姜丞相设计擒帅	(1)
第 二 回	风林珠打姬叔乾 哪吒圈伤张桂芳	(10)
第 三 回	姜子牙昆仑拜师 闻太师海岛求友	(18)
第 四 回	伐西岐四圣丧生 冻岐山姜尚得手	(27)
第 五 回	杨真君巧变花狐貂 黄天化钉伤四天王	(40)
第 六 回	闻太师伐周收将 姜子牙劫营破敌	(49)
第 七 回	金鳌岛闻太师求援 西岐城十天君摆阵	(57)
第 八 回	众仙人日破四阵 赵公明珠打五仙	(66)
第 九 回	陆压计射赵公明 三姑怒摆黄河阵	(75)
第 十 回	黄河阵五仙姑被诛 绝龙岭闻太师归天	(89)

第十一回	邓九公奉旨西征 婵玉女弹打群英	(101)
第十二回	土行孙阵前逞威 惧留孙下山收徒	(111)
第十三回	姜子牙计收良将 土行孙喜得佳妇	(124)
第十四回	苏护有心投西周 郑伦无意反商纣	(134)
第十五回	四瘟神西岐降灾 火云洞杨戩求药	(143)
第十六回	吕岳兵败西岐 殷洪受命下山	(152)
第十七回	黄飞虎父子遭擒 赤精子师徒反目	(159)
第十八回	一气仙马元下山 太极图殷洪丧命	(167)
第十九回	伐西岐张山折将 收大鹏燃灯用计	(175)
第二十回	申公豹说反殷郊 邓九公活擒马善	(185)
第二十一回	燃灯道人收灯妖 龙吉公主降火神	(195)
第二十二回	殷郊岐山受犁锄 龙吉北海擒洪锦	(204)

第一回

闻太师点将伐周 姜丞相设计擒帅

晨风徐吹，星沉天明。通往商朝都城朝歌的大道上，伴随着马蹄声响，卷起一股沙尘。只见一骑快马，风驰电掣，来到朝歌西门。正好城门刚开，骑者与守门军士打个招呼，驰马进城，沿大街直奔太师府。

太师闻仲，乃商朝一位重臣。因纣王无道，逼反了镇国武成王黄飞虎，闻仲亲率人马想把黄飞虎追回，可惜没有追上，回到朝歌闷闷不乐。这日早起，正在院内练剑，门官手持一份告急文书走了进来。闻仲拆开一看，不由双眉紧锁，原来是汜水关总兵韩荣发来的，上面说，临潼关萧银开锁，杀张凤，放黄飞虎出关；黄飞虎又杀了陈桐、陈梧，连闯潼关、穿云关；界牌关黄滚。一块投奔西岐。由于哪吒相助，守将不敌，黄飞虎夺了汜水关，如今已到西岐。

闻太师看过告急文书，不由大怒，立即命家将擂起聚将鼓，召集众将到太师府议事。

不一时，众将俱到。闻太师说：“众位将军，黄飞虎反叛朝廷，已归服姬发，将来必然要发生祸乱。不如今日先起兵讨伐，将其罪行公布天下，以敬效尤。不知众位将军意下如何？”

众将听说黄飞虎闯过五关，已到西岐，不由面带忧虑，

一时间无人答话。过了一会儿，总兵鲁雄站起身来，对闻太师说：“东伯侯姜文焕，年年操兵动戈，战事不断，闹得游魂关窠巢日日不得安宁；南伯侯鄂顺，月月骚扰三山关，涂炭生灵，邓九公睡不安枕。黄飞虎虽然反出五关，太师可派大将严加防范，姬发纵然兴兵犯境，中有五关相阻，左右有青龙、佳梦二关，他纵有天大本事，也不会有多大作为，太师何必为此劳心费神呢？再说久动兵戈，库藏空虚，钱粮不足，争战又起，百姓不安。还望太师三思。”

闻太师听后不以为然，说：“将军之言虽有道理，就怕姬发不守本份。西岐武有南宫适勇冠三军，文有散宜生计谋无穷；更有那姜子牙文功武略，都要胜人一筹。他们君臣岂能甘心偏居边远之地？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怕的是一着空，步步空。临渴掘井，后悔可就晚了！”

鲁雄略一沉吟，又说：“太师这样想也有道理。依末将之见，可差一二位将军到西岐打探消息。如姬发果然有所举止，我即可大加讨伐。”

闻仲将几案一拍，说声：“就这样定啦！”又问左右众将，“谁愿到西岐去走一趟？”

话音刚落，一员大将起身而应：“末将愿往。”

众人一看，原来是佑圣上将军晁田。闻太师大喜，命他当日点雄兵三万，明日启程。晁田辞别众将，自去准备。

晁田有个弟弟，名叫晁雷，是一员骁将，他见哥哥要去西岐，也要随军同行。晁田自然欢喜，便带弟弟，辞别父母妻儿，率队出发。离朝歌，渡黄河，出五关，晓行夜宿，饥餐渴饮，不一日来到西岐城下。晁田一声令下，炮声三响，安营下寨。

自黄飞虎来到西岐，姜子牙非常高兴，众臣每日宴请黄飞虎父子，姜子牙往往作陪。

这日早起，子牙刚刚用过早点，就见探马来报：“启相爷，昨夜朝歌人马驻扎西门。”

姜子牙闻报，心中暗想：“朝歌突然发来兵马，不知为了何事？”即命击鼓聚将。

晁田安营下寨后，观察西岐并无准备，便把弟弟晁雷唤到中军大帐，说：“闻太师叫我们来探虚实，如今见西岐并无什么准备，你看该如何办？”

晁雷是个纠纠武夫，哪里懂得什么厉害，说：“既然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该见上一阵，才知虚实，回去好向太师交待。”

晁田也是头脑简单的人，说：“弟弟此言有理，你就见头阵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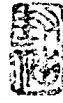
晁雷应声“愿往”，便带一支人马，来到西岐城下叫阵。

子牙正与众将议论，不知朝歌为何突然发兵，又听说城下有人讨战，便命南宫适出城迎敌。

南宫适领命，带人马，出城门，放吊桥，摆开阵势，纵骑向前，一看原来是晁雷。南宫适高声叫道：“晁将军，今天发兵西岐，却是为何？”

晁雷答道：“姬发自称武王，又私收叛臣黄飞虎，其情难容！今奉闻太师之令，兵伐西岐。将军速速回城，禀报你家主公，快快献出黄飞虎，解往朝歌，可免你一郡之罪。如若迟延，马踏西岐，悔之晚矣！”

南宫适听他口发狂言，怒火上撞，冷冷笑道：“晁雷，



南宮



纣王罪恶深重，君逼臣反，臣不得不反。你今日敢发兵西岐，实在是自取辱身之祸！”

晁雷听后，十分愤怒，纵马舞刀，来取南宫适。南宫适一催战驹，举刀相迎。二人战了三十几个回合，晁雷不是南宫适的对手，刚要拨马败回，却被南宫适将刀逼开，伸手抓住缚甲绦，生擒过来。

南宫适将晁雷押进相府银安殿，晁雷站而不跪。子牙喝道：“晁雷，现被擒来，为何不跪？”

晁雷冷笑道：“俺乃天朝上将，你不过是编笊篱卖面的小人，不幸被擒，一死而已，岂肯曲膝跪你！”

子牙笑道：“你说我编笊篱卖面，倒也不错。你可知道伊尹也是出身贫贱，后来辅助成汤，成为重臣。你口出此言，实乃无知无识，推出去斩了！”

只听一声吆喝：“走！”晁雷被武士推出相府。

这时，武成王黄飞虎站出来，对子牙说：“丞相，晁雷只知有纣，不知有周。待末将劝他归降，将来伐纣，也可助一臂之力。”

子牙点头应允。黄飞虎下了银安殿，出了相府，见晁雷被绑在刑柱上，引颈待死。黄飞虎走到跟前，说：“晁将军，你不识天时，不知人和。如今纣王暴虐，人心已归西周。武王文足安邦，武可定国。我黄飞虎原为镇国武成王，到这里后，只改了一个字——开国武成王。如今为你力劝丞相，准许将军降周，仍可保官爵俸禄。若是执迷不悟，性命难保，望将军从速决断！”

晁雷被黄飞虎一席话说动，说道：“既蒙将军大恩保全，末将敢不从命。”

晁雷被赦回银安殿，先谢了子牙不斩之恩，又说：“城外营中，是末将兄长晁田执掌帅印。待末将出城，招兄长来见丞相。”

子牙闻听大喜，便命他出城招降。

晁田在大营听败兵禀报二弟被擒，心中闷闷不乐。忽见二弟归来，十分惊讶，问：“二弟被擒，是怎样回来的？”

晁雷说：“弟被南宫适擒进西岐，幸亏武成王讲情，免弟一死。我已归周，请兄长同我进城，归周为臣。”

晁田闻言大怒，直气得暴跳如雷，骂道：“你这该死的匹夫！你只知归降，难道不想想一家老小还在朝歌！你我虽然无事，难道忍心父母妻儿被害么？”

晁雷一想，兄长说得也对，作难地问道：“那该怎么办呢？”

晁田强按怒气，想了一想，把晁雷叫到跟前，低声嘀咕了一阵。

晁雷也是惦念家中妻子，便依从了哥哥，骑马返回西岐。来到相府，对子牙说：“我哥哥也愿保西周，只是就这样来降，怕日后被众人瞧不起，想请一位将军出城招请，也可存些面子。”

子牙一听，略一思忖，便猜透了他的用意，微微一笑，问左右诸将：“谁去请晁田将军进城？”

黄飞虎当仁不让，挺身而出，说：“末将愿去。”

子牙应允，二将出城而去。子牙这里忙令辛甲、辛免过来，面授机宜，二将得令而去；子牙又把南宫适叫到跟前，吩咐一番，南宫适也奉命而去。

黄飞虎同晁雷来到成汤大营，只见晁田早在辕门迎候，

他躬身欠背，口称：“千岁，请！”

黄飞虎进了中军大帐，刚要叙话，却听晁田大喝一声：“拿了！”

只见两旁刀斧手一涌而入，黄飞虎措手不及，即被挠钩搭倒，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捆绑起来。黄飞虎气得跺脚大骂：“负义贼子，恩将仇报！”

晁田呵呵大笑，说：“正要拿你解往朝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随即传令，“起兵速回朝歌！”

晁田兄弟拿住黄飞虎，炮声不响，马无嘶声，拔营而走。他们自以为得计，一路上眉开眼笑。

刚走了三十余里，来到龙山口，忽见山弯里两杆大旗连摇几摇，两支人马转出山弯，布好阵势。晁氏弟兄见是西周旗号，登时傻了眼。就听有人大叫：“晁田！俺奉丞相军令，早在此等候多时了！快快放下武成王，饶你不死！”

晁田纵马上前，见是西周大将辛甲，不由怒道：“我不伤西岐一人一骑，你反倒中途拦截朝廷要犯，这还了得！”说罢，纵马挥刀来战辛甲。

辛甲大怒，舞动开山斧，上前迎住晁田，两马相交，刀斧并举，二人大战二十回合，不分胜负。辛免在一旁观战，见晁田武艺不如辛甲，心想：“我何不趁此去救黄将军！”

辛免也是使斧，大斧一挥，鬼泣神惊，他单人独骑闯进敌军。成汤军士见他勇猛，纷纷避让，眨眼来到中军。晁雷见辛免杀到，自知理亏，勉强上前迎战，杀了几个回合，晁雷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辛免也不追赶，冲到囚车前，杀散护车军士，砍碎囚车，救出黄飞虎。

黄飞虎谢过了辛免，拉过一匹马来，拣起一根长枪，飞

马来战晁田。晁田战辛甲已是吃力，如今遭到黄飞虎夹攻，早已心慌意乱，被黄飞虎一枪攥打下马来，西周兵士上前将他擒住，黄飞虎手指晁田大骂，把他解回西岐。

那晁雷从辛免斧下逃生，有如漏网之鱼，慌不择路，不一会，便迷失了方向，左窜右跑，总出不了西岐山。直到二更时分，才找到大路，刚要纵马前行，忽见前边灯笼火把齐亮，如同白昼，灯影里闪出一员大将，正是白日擒捉他的南宫适。晁雷哪那还敢交战，上前求告：“南将军，求您放一条生路，日后定当厚报！”

南宫适笑道：“你言而无信，岂能饶你。不要多言，快快下马投降！”

晁雷身处绝境，狗急跳墙，纵马舞刀，以死相拼。南宫适放他过来，突然大吼一声，大刀一挥，将晁雷手中刀碰飞，两马错蹬，猿臂轻舒，又将晁雷活捉。

天色微明，两支兵马会合一处，回到西岐。

众将押着晁田、晁雷来到相府，黄飞虎先上前谢了丞相救护之恩，然后把二晁押上殿来。子牙喝道：“用此诡计，岂能瞞我！推出去斩了！”

晁雷大喊：“冤枉！”

子牙笑道：“你出尔反尔，明明暗算人，还喊什么冤枉！”

晁雷说：“丞相在上：天下归周，人人都知。我弟兄有心归周，怎奈一家老小，都在朝歌，自思无计可行，才出此下策。”

子牙说：“你既忧虑父母，就该与我商量，设计搬取家眷，怎能起这种狠心？”

晁雷说：“这都怨末将才庸智浅。如早稟明丞相，哪里还能这样！”说罢，又悔又恨，泪流满面。

子牙看他是真情，又问黄飞虎：“黄将军，晁雷家小是否在朝歌？”

黄飞虎答道：“晁雷所言，句句是实。”

子牙点点头，即命给二人松绑。然后说：“晁田留在西岐，晁雷你速回朝歌，如此如此……”

晁雷闻言大喜，即则告辞子牙，离西岐，回五关，直奔朝歌。

心急马快，不一日，晁雷到了京都，来到太师府，见了闻仲，稟道：“末将弟兄到西岐，与周将连战数日，不分胜败。可是汜水关总兵韩荣，不肯发付粮草，军心不稳，末将故此星夜转回，来见太师，望速速发粮草，加添援兵。”

闻太师听说，心中纳闷：“韩荣为什么不发粮草呢？”可这时来不及多想，便让晁雷速点三千人马，粮草千车，星夜返回西岐。晁雷离了太师府，速点三千人马，暗中带了家小，又连夜离开朝歌，回西岐去了。

第二回

风林珠打姬叔乾 哪吒圈伤张桂芳

晁雷走后，闻仲越想越不对劲，他想不通韩荣为什么不支发粮草，他越来越怀疑晁雷的话不可靠。于是，派人到晁府去察看，才发现晁雷把家眷带走，这才明白过来，只气得眼珠子发蓝。想派兵去追，已经过去了好几天，来不及了。闻仲唤来徒弟吉立、余庆，问：“今再发兵征讨西岐，你二人认为谁可为帅？”

吉立说：“徒儿看来，非青龙关总兵张桂芳不可。”

闻太师深表赞同，即发火牌、令箭，差人送往青龙关；一边又命神威大将军邱引，去接替张桂芳镇守青龙关。

青龙关总兵张桂芳接到太师令箭、火牌，不敢怠慢，立即整点兵马、粮草。等邱引一到，交割完毕，率十万兵马，点风林为先行官，进军西岐。

兵行数日，离西岐城五里之遥，张桂芳下令，鸣炮安营。

西岐城内，早有探马报知姜子牙。姜子牙召来众将，商议退敌之策。子牙问黄飞虎道：“黄将军，张桂芳用兵如何？”

黄飞虎答到：“这个……，丞相下问，末将不敢隐瞒。张桂芳乃左道旁门术士，与人交兵会战，必先通名报姓。如

末将与他交战，他就叫：‘黄飞虎不下马，更待何时！’末将自然会应声下马。他有幻术，实难对付。丞相要嘱咐诸位将军，与张桂芳交战，切不可通名报姓。”

子牙听后，面带忧色。可众将听了，大多数人不信，说：“岂有此理！要是这样，我们百员将官，他只要叫百十声，就都给他拿去了？”一个个摇头冷笑。

第二天，两军开战。张桂芳命先行官风林出阵，这边有姬叔乾迎敌。姬叔乾是文王的第十二个儿子，性子最急。他昨日听了黄飞虎的话，心里不服，故今天非要打头阵不可。

姬叔乾纵马来到阵前，见对面阵上一员大将，蓝脸红发，鼻凹唇翻，十分丑恶。问道：“你就是张桂芳么？”

“非也。俺乃张元帅麾下先行官风林。天兵到此，还敢出战！速报名来，棒下受死！”

姬叔乾大怒，说：“你侵犯西土，自己取死！今日暂且饶你，叫张桂芳出来！”

风林说：“杀鸡何用宰牛刀！吃俺一棒！”说着，挥舞两根狼牙棒，冲上前来。

姬叔乾虎头枪一摇，荡开狼牙棒，两个人登时杀在一处，只见枪来如银龙闹海，棒去似猛虎出林，大战三十回合，难分胜负。风林见姬叔乾枪法精妙，自己是短家伙，“一寸短，一寸险”，时间一长，难占上风，便暗打主意。

就在这工夫，风林稍一分心，露出空处，被姬叔乾一枪刺中左脚。风林大叫一声，拨马就走。姬叔乾见他败退，纵马赶来。风林虽然带伤，可不妨碍他使用法术。他扭身回头，把口一张，一道黑烟喷出，化成一张网，里面现出一颗鲜红的珠子，有碗口大小，红光闪烁，直向姬叔乾头顶打



張桂芳